

徐仙翰藻卷之一

靈濟祖廟記

卿一

靈濟祖廟夫祖者言其始也子姓徐乃偃王之後世仕唐及五季亂奉天子命守金陵晉開運二年乙巳閏王王氏閱瀋之靈兵革肆

興予遂將查邊等騎萬人授建州明年授福州間道西峽將梯鹿領白南臺縣取漳泉鄉之胡者叩馬而前曰適有潰兵牿亂為民之仇不圖今日復見王師王若聞其不辜吹而蘇之不至跋躡德莫大焉軍駐而成列教子商子搏力法賾其鋒賊死祚民獲喘汗師還耆老猶作綿袍總戀之意子以李御史常容之數馬上策之知與若等從事之期待來年矣果脫化於鈞伍間精魂不爽降而為神于鷺峰之陽其初未有祠制草其廬木其爐歲時伏臘祀事閼缺宋太平興國八年癸未春不雨種禾入土嗇天用虞二月初吉戊子卜於予習吉祠之前有潭旁立四五丈深不可測倏有雲氣飛騰竟日不敢望日昧爽烈風雷電雨雹交至人大悅越三日武生明詣祠

求蒼目其祠蕩為洪水之墟且惟且疑遂辨香沉諸潭而祝之忽有木爐擧出水心香灰不濕信有神物須臾雙龍蟠送扶翼而西流直至建築嶼中山橫溪而不進嶼中舊號香爐峰烏鵲飛呼將有所迎紙錢結界異香襲

人夜現天燈之瑞日聞金石之音居民異之乃因地以成其廟後產靈芝之瑞因號曰芝嶼祖廟雍熙改元春正月丁卯事告訖工檀越有河南方氏曰珏董之至乾道二年丙戌珏之孫有曰詢曰感曰仲上其事於州牧馮

公礪扁以護境感應四字為額熙寧三年庚

成河間章氏曰管頌川陳氏曰彭初濟南林

氏曰懷賢江夏黃氏曰領以其事上於光祿

卿程師益聞奏於朝適半山王氏當國百姓

困於青苗之役未遑及此八年乙卯郡人劉

公彙知桂州交趾寇邊陷欽廉等州劉公怒時同秋曹周公汝礪構於予予效公山之靈冠果退劉公復具狀以聞吏紹聞于之陰績最為顯著韓忠武大儀鎮之捷武安和尚原之功本路安撫使薛公弼保奏端平元年甲

午左藏周公說湖守周公燧具條其事上於執政李宗勉三年丙申十月本路帥臣何公琮入除戶部侍郎始得旨嘉熙二年戊戌命始下敕封靈濟徵號有加神喜人歡用彰厥德自國朝以科目取士予得以宰科名之籍

鄉之擢第者橫飛捷出為諸邑之所歛祐南渡而後文風大振臘傳黃甲者有人南官高選者有人聲名翕翕品秩猶高或振節秋臺或具司禁帑或出宰花封或教分侯泮至於一階半級可以車載斗量矣繼之以河南方

氏珠曹曰策王郎曰杰各以文章取進士是皆以豪卜於予而獲報以此功德之在人也

甚博詢之道聽登說一朝一夕而然也廟自

石晉開運以來迄今數之歷甲子凡二千四

百有奇初拆而為社壇基於青布之潢溪再遷而為巷東即今靈濟宮是也合門環眷擁

寵天封予知證九天金闕明道達德大仙顯

靈濟真人江王仲知諤九天玉闕宣化扶

教上仙昭靈博濟真人饒王父諱溫齊王忠武真人母田氏仁壽仙妃予配陶氏涇國夫

卿一

十

人順助仁惠仙妃仲配許氏衛國夫人善助慈懿仙妃將五人永安留守元帥查文徵武安留守元帥邊鏞節度使左監門元帥魏岑都統使右監門元帥趙錦都統軍使先鋒元帥刁彥能伯氏四人曰知誥曰知詢曰知諫

曰知訓俱封王廟食金陵其源流世閱已備見於五代史斯廟是作諸祠所祖祖言始也豈可忘其始而昧其所出哉祖廟創始屢歷具述于前蓋物久則壞不修則愈壞木而堂之石而室之將為百千歲計其有功浩費煩○檀越之布施名數猶可考是歲在丁亥至元二十四年十一月丁未日也後一紀復大門間榜其額曰芝嶼祖廟因舊碑泯沒予始降碑而銘之從河南方氏曰壯猶曰逢午曰嗣翁諸君之所請也銘曰

南道經青布鄉之父老壘槩以迎予師而憩予適有潰兵數百隱匿於鷺峰之巔夸謾兒驕將次為亂王師今日不至顛覆明隣我餘有幾予乃引師南向陟其峰挫其鋒落其角距蹙厥渠鬼盡得其屬人卒乘甲呼舞不

戰而收鄉民無怨市買不變田之果谷下無一跡故今日其山之半曰戰門自此始也師還父老攀慕顧戀不忍釋去剪茅為屋於鷺峰龍湫之北圖予像奉于祠晨香夕燈以祝予壽予心惻然而與衆盟曰予明年當棄世○卿一士一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及期僊夢於人以宣其靈年無凶荒民無大病祭享之卜若響若答予生不能澤其民死而廟食尸其土是亦不敢爾民誣也歲更月改屋宇頽頓上兩旁風無所蓋障傾有雲氣亭亭神龍蟠護木爐

不壞像貌屹然見者異之鄉人方珏始立廟於傳岩之野尚予號曰護境感今芝嶼之祖廟是也祥符初風俗移易人物繁夥鄉之父老詢謀念同再立廟祀於青布潢溪之陂昔溪水漂激田稼墊溺予以神兵疏其源決其

水之流窮其源木之葉究其根
源既深源也分根既固葉也蕃
曰祖廟祠是尊居此土百千年
功日月德乾坤名與謐史具存
昔廟號明而神今天爵神而仙
卿一士

欽厥惠澤乎民何以報薦蘋蘩
歲丁亥廟復新後一紀大吾門
銘于碑石用鑄序猶始祀有傳
效神徽聲三間萬萬歲祝聖君
靈濟官記

予姓徐出自嬴姓桓醫生若木夏后氏封之於徐其地下邳僮縣是也國於夏殷周咸有大功徐偃王治國仁義著稱有獲朱弓赤矢之瑞周天子穆王聞之伐徐徐不忍鬪其民去之彭城武原山之下名其山曰徐山居焉祖孫輩項三千餘年名人魁士載迹青史者皆本於偃王予之祖也予家世仕唐俱為大官五季之亂豪傑蠭起瓜分幅裂互相漁劫予奉天子命留守金陵所管江南二十餘州派征就寃軍給以饑林廢洞蛇守條死要舞耋嬉遊連手歌謳上無所怨下無與譬江南之民賴予以生予之功德揚若日月雖世而下無能磨滅晉開運之二年閩王王氏失國請命於予予提師萬人艦步並進閩之諸郡各以城降踰年取福州克之師抵峽江之

流竟不為民害故今號其地曰社壇猶有遺
跡桑田滄海物久則變時有鄉民樂施其地
於龍首之東豐衍端夷山水俱秀卜予得吉
而宅之烏鵲假靈蜂蛇交集紙錢結界異香
襲人夜現天燈之瑞日聞金石之音鄉人因

績聞奏朝廷已蒙聖恩南渡不果嘉熙間鄉
人潮守周公燧以父老章少白等狀再請於
朝金書褒獎勅封靈濟微號煥然祝閭於廟
祭式有加神人俱喜偉歟盛哉邇來時異事
殊中澤之鴻甫集至於廟事奚暇及此上冠

之以成其廟乃徵土木石工執器備用來會
祠下斬板幹礪柱礎陶銕甓築垣墉歲在政
和之丁酉工逸事遂作貌顯嚴槩然而威至
今故老相傳尚能記憶其事聞而闢之殿宇

深邃則隆興改元癸未之秋增而廣之庖庫
○
卿一
十一

廟大則開禧二年丙寅之春堂庭建植階序

整齊巍巍乎其高炳炳乎其新規模程度將

多於前功則歲在壬申咸淳之八年也至今

檀越姓名書於梁者猶未泯沒思古人實

獲我心時我亦不敢寧於厥居以保其子孫

黎民亦職有利哉若夫西南北等處祠像皆

本於此拆而分之歲月久矣有能質於鮑背

齦齒之夫則見予之靈德入人也深精康陽

九之厄予以神兵護國效公山草木之靈顯
旗纛旄麾之相孽寇就誅中原底定予之功

次諱知詢知諫知訓俱秉吳政封王各廟食
金陵予曰知證封江王仲氏曰知諤封饒王
事載之史所有陰績著於尚書祠部廟食茲
土已四百餘年將以至于千百年未可計也
恭遇

下屢誰其正之圯榆腐瓦誰其易之牆壁侈
剥圖像黜昧誰其整之予若不揚其烈大降

顯於四方歷告於爾有衆則曰甚一日墮覩

不顧將安以為揭虔安靈之地乎鄉人各以

事卜於予求其筆以驗其事予示之以識曰

○
卿一
十二

鑑鑑六十有四象易之六十四卦天地萬物

莫出乎易易為卜筮之書定之以吉凶所以

斷也既示之以鑑用啟援筆為文以委而任

司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於後日各恭爾職

各設中於乃心經之營之立定厥功使弊者

復興故者復新予亦不敢獨專其美安生興

事民業有經俾以壽而富俾以繼而昌予之

休庇於人者亦不淺秋八月吉日庚戌工告

訖功請記於予予玉父相吳封齊王謚曰忠

武伯氏四人長諱知誥世襲父爵改封於唐

或謂碑記有陰無陰吾不知記為何碑為何
所謂無陰之記則樂記學記史記喪記傳記
是也既刻於而則謂之碑如碑用詞用銘皆

紀石不磨
碑陰辨

○
卿一
十三

傷悲之文記則無之昔柳宗元爲父作石表
猶有陰書其弟子門人姓名表陰自柳侯始
記陰自徐江王始誰敢議耶

碑陰

天之未喪斯文故假手於我用德以彰厥善

惟爾之能予其撫簡相爾今林東村公所舉
周君壯翁之言曰今將生申乎將生尹乎旨
哉斯言也以代予言者也刻之座右使爲士
者登斯堂讀斯記其尚知所勉焉母作神羞

又

○生爲人死爲神有功於國有德於民者宜有

廟祀有廟祀而有勅命者必有碑碣以記其
事昔柳侯降馬羅池之神有韓文公爲記予
雖效柳侯之萬一愧無柳侯之才不得韓文
公記之何以示來者予敢自序屢歷後文公
者記之可矣

存誠記

靈濟之庭宇其額曰存誠此神肇也一日客
自遠方來而有假靈之請樞衣而進於堂上
得神之所作碑銘記贊然而讀之儼然若思

趨而退曰何獨存誠二字缺其文母乃有之
而未之刻耶請質於予予神也不能以口諭
姑假筆舌爲言而復之曰夫誠者真實無妄
之謂也人之常性未始不誠不誠無以立身
君臣之間此誠也父子之間此誠也昆弟夫

婦朋友之間此誠也誠一而已蓋求諸身而
誠者存初非所謂誠之道也人能於此勉力
爲之雖雷霆於上而不之懼淵谷于下而不
之恐此無他誠存故也夫苟一言之不真一
語之不實曰妄也非誠也甚失暗室之中視

○
卿一

○
上

如無人手指目視洞見肺腑誠之存者幾希
其曰妄者滔滔皆是臣如是以事其君而君
疑子如是以其父而父疑至於昆弟朋友
夫婦如是以相從事則無往而不之疑機心
一鶴鷗鳥飛而不下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子不以自欺真實而無妄者也雖不言誠而
誠自存何文之有易曰闔邪存誠二字之義
其始於此子知之乎耳盍記諸

親睦堂記

親睦堂記所以明人倫也人之大倫親親爲

大親親者也父父也子子也兄兄也弟弟也
夫夫也婦婦也故周官太宰以八統詔王馭
萬民其一曰親親誠以父父子子兄弟弟
夫夫婦婦其爲人倫也大此太宰之馭萬民
必先以親親言之親親者教民之本也三代

盛時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孝慈友悌輯
睦和遜不待其習與性成是亦聖人之教不
肅而成者也自秦漢而下其治一切出於便
利而不耻無禮古先聖人所謂教民相親睦
者悉置而不講此綱常所以不立禮義所以

○
卿一

上

不明而天下所以日起於姦行不可制其弊
至於父子不同居兄弟不相容教化離絕國
俗傷敗而天下無復知有親之義矣是以古
之民也醇今之民也詐古之民也厚今之民
也薄是豈今之民不如古之民哉必有聖人
者出如堯舜如禹湯如文武周公孔子承其
厚而維之使爲父子兄弟夫婦者知其所以
爲父子兄弟夫婦之義庶幾上古之風吾於
今日復見之矣茲者伏遇

聖朝一統以仁率下聖言宣布首以孝順爲

民勸許令鄉里申舉以聞神靈歡喜踴躍嘆呀四方間風靡然自化或有以貞節稱或有以節婦着義門孝坊在在有人奉此拜若罔聞知污俗未變爲神之羞神於此時不容嘿嘿乃命鄉人修葺斯堂於殿東以奉神之族屬焉親其所親故榜之曰親睦堂使有事於廟者登斯堂瞻斯像親睦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堂成而爲之記所以明人倫也繼自今馬父者慈而教爲子者孝而箴爲兄者友而恭爲弟者敬而順爲夫者和而義爲婦者柔而正勉哉勉哉庶無愧斯堂之名至元甲午○惟三月癸丑朔鰲峰敬仙靈濟真人記又

○靈濟宮正殿之東有堂扁其額曰親睦客有儒其人者攝齊升堂而請問曰親睦者得非心汲汲於所欲爲不容嘿嘿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不加憂戚於其心爲今之說必寓之於書宣之於口以言論之庶幾人心天理一脉如線綿延猶有可續可救之道此古之人之所謂化當世莫若言傳來世莫若書然觀古人苟得其時而行其道則無所謂書亦無所謂言言之者蓋有不得已者矣客曰誠如是也今之所言曰聖父曰聖母曰聖兄此神之親也其得於南陔棠棣之意歟曰聖子曰聖姪曰聖孫至於曰聖舅曰聖婿者亦神

之親也其又得於螽斯伐木桃夭之意歟雖黨之親親則睦矣以親睦二子而聞知於人者是誠奚心哉予曰善哉子知之乎今之世俗以智詐相尚亡制度棄禮義捐廉耻其知有睦於父母之黨之親吾斯之未能信自南陔廢而孝友之道缺矣棠棣廢而兄弟之情絕矣宜爾子孫蟄藝術誰復誣蠱斯之德之子子歸宜其室家誰復歌桃夭之詩既有肥料以速諸父既有肥牡以速諸舅誰復誦伐木之章孟子曰無辭讓之心非人也是以吾

○汝大學曰欲治其國先齊其家又曰一家仁則一國興仁仁者所以親親其親也親親以睦其為仁之本歟故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客曰唯而起請記之

燕喜堂記

○含章貞一者夫人之德也從容和緩者夫人之言也旦夕憂勤為婦為祿者夫人之功也環姿俾態盛矣嚴矣規之儼然不可勝贊者夫人之容也此四教者義夫人也配食廟庭者宜也廟庭之西有堂翼然而臨於上者燕喜堂也燕喜堂者夫人祠也載瞻其祠有人如玉華裾長袖綺綉文章綴明珠而載金翠喜堂人像也左右森嚴或行或止或坐或起者宜鬟者開粧鏡者執巾櫛者塗脂而抹粉

者侍人也曰修儀曰昭儀曰修容曰容華曰昭華曰順成者侍人之號也曰典婦功曰典系枲曰女府曰女史曰女祝曰女御者侍人之職也受藏之府者內府也受用之府者外府也府者庫也乃曰莞庫曰度支曰掌帳籍

者侍人之責也至若羅幔垂而香風鼓舞絲簾捲而淡月朦朧憑欄一嘆更有庭花野草相間而青紅者堂中之景致燈燭輝煌椒蘭芬芳盈盤狼籍八珍羅乎其前者夫人宴也既宴既醉滿堂欣欣相醉相醉而且笑且語○

脚一

手一

者六官聖眷同其樂也神樂而人亦樂人樂而神降之福也歲昔伏臘人之祀於此者答神麻也至於求享者則有注子孫司車掌其任也親抱送者並是天上之麒麟也嗚呼夫人之德之美之靈者凜凜乎其清昭昭乎其明濯濯乎其聲可敬可畏可愛可慕民無得而稱也必有曹大家者為之史也又有衛夫人者為之書也予所記者燕喜堂事也堂曰燕喜者取詩所謂魯侯燕喜頌也

齊堂靈濟官記

自觀察使常公設立鄉學而後閩之士風始振曩時此地有修竹茂松西園周密又有江水之榮回山坡之拱抱風土最為奇特人之讀書為士者因而於此創立小學命名曰齋齋之中有講學焉非董馬名輩不敢下惟而

施絳帳也上而接武下而布武揖遜之禮雖然可觀舊有神祠在堂之東序曰地主非所謂能以禍福動人者之為神也一遭巢寇再遇閩兵齋廬隨廢堂亦無存加以王政之煩苛民生幾絕故人之為士者降而為農或又降而為工商至今聞者莫不為之太息幸而北主之祠香火不滅見者惻然彷彿而不忍去遂斬茅為屋聊避風雨而已慶曆年間鄉人敦品等始蓋以瓦像而木之後歲甲一週過半陳知足等乃以石為柱其為規模宏且

遠矣又得檀越京教周公毅將仕周世修周公崇諸人樂施爾貳用成厥志目今石柱題名猶有可考工既就尊其祠曰廟以其未有謀納一策紀功鐘鼎策名史傳豈有不知讀書識道理之所能為愚意遺秦之厄以此逃

名為立身計今國家養士有學求賢有詔科目有條為農為工商者皆可相汲引而為士矣輒敢序其事以為士者勤或指齋堂為里可溫齊供之堂此則齊東野人之語子勿聽大德三年歲在攝提格中秋之翊日齋峰

能以禍福動人者亦不能免有口者之義也視其祠制雖侈過於前人亦未足以起動乎後觀於是重新翻蓋五彩作服塑成神像黃旛朱几稍稍摹嚴考之年月則歲在己巳歲淳之五年也嗚呼人為萬物之靈孰不知有父母終身而能慕父母者至於祖則易而忽之况欲知其有高曾者乎今之所以為農為工商或猶能為士者亦嘗考究其上世之所由以復其業母徒以為曩時此有書齋之講說而資談柄雖然凡知讀書識義理者皆可謂之士若天伊尹起於莘野傳說來於版築此命世之大賢故不敢以為喻至於炎劉天子馬上得天下販繹屠狗之徒皆得以獻一謀納一策紀功鐘鼎策名史傳豈有不知讀書識道理之所能為愚意遺秦之厄以此逃

脚一

手一

山人筆

代東村公作靈濟宮記

予少年以豪邁之氣汲汲於功名擔簷裹糧走數千里至於天下壯麗奇偉卓絕之處凡前賢遺跡靡所不覽正感慨間適有士友章桂龍書來以靈濟文集示予曰閩之青布有

古廟曰靈濟其神姓徐一封江王一封饒王自石晉開運迄今四百餘年其輔國安民捍災禦難之功未易枚舉邇來祠宇頽頓不稱明靈歲癸巳之夏五桂龍與沈建翁周全周

○用明林椿郭沫若鄭汝顯七人共謀而葺之

而卜於神維神顯相化筆為文以委而任輪奐一新八月功成再降之筆序以履歷而為之記示之以吉凶而為之卦勸之以忠信禮義而為之文賦讀之一言一語皆以孔孟垂世立教之心為心此聰明正直之神也雖班孟堅西京之筆左太冲三都之文楊子雲五祚之手與夫芝房寶鑑之歌黃馬碧圭之下未可及也有神如此烏得而忽諸章君七人奉詞惟謹敬以神所作之記刻於石焉里人

別一

正三

林建功延年書之屬予篆其額十二月以神所而賜古詩來曰碑既立矣今日之事君記

之此神之意也子未暇作筆再賜以古今詩一篇六十五通有曰記在名俱在子忘神不忘之句子不敢辭為之記其詞曰昔有祀兮

今有傳昔有勅兮今有宣言為文兮勸以賢廟重新子事已完曰雨暘兮感二天民祈禱兮心益虔襲茲銘兮垂萬年世不忘兮德無遷

餘慶堂道場記

○如是我聞佛有偈曰萬物本於心於心何處

○尋所以者何曰即心是佛佛也者釋云弗人也弗是人則體相無耳常實無真無相無恩無妨無實無去來無有罣礙如是如是即無所有安頓那處是人不解能於心上究竟到

○盡佛無時不在苟其心不然徒以口學虛談般若假名引導貪利罔功甚矣大千俱壞況於我佛一道場乎景德祥符而後佛之功行著聞天下在在慶慶設立道場各繪塑佛像香火而欽奉之吾鄉餘慶堂亦一道場也自

開禧丙寅至元貞丙申以義曆策之其數得九十有奇年未踰遠何道場之壞大不如昔上漏傍穿燥溫不除彼何人斯有目者莫之顧有手者莫之指真所謂越人視祀人之肥瘠不加憂戚於其心抑不思古人之所運水

○搬載者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辦是故我佛法擯額曰諸佛興世皆起於山麓腰鵠項不以為辱我以浮幻身不可虛占國王好地遂於南安之岩其有石室而就居焉則餘慶堂之興於佛國無加益餘慶堂之壞於佛亦無加損第以佛智慧悉如是人如此也是人其心便是夜叉羅刹奚足以語佛哉唐誌公和尚嘗會傳大士於雲黃山中說法有嵩山頭陀即從座起作禮晚問曰末世衆生作何業故墮在娑婆經劫受苦如何做箇方便救得誌

○公曰於後末世造惡者多結緣者少傳大士曰是諸衆生自做得誠哉言也誠哉言也我今廣為衆生演法普令開悟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發何轉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以滿恒河沙等世界七寶持用布施無妄想心無貪

着心無退轉心以是因緣使佛土莊嚴其福德可稱量耶我不誑語是真語者是實語者汝今諦聽各以佛為心乃再舉佛偈曰我有一善根俱在心頭生會麼故曰即心是佛於乾道三年賜定光負應普通慈濟大師苦

薩俗號白衣聖公又號盤古定光佛子敢為佛作餘慶堂記於堂前以勸世云

來賓亭記

讀韓文公書記人皆以不見真畫為惜予獨喜之殊不知文公之記之所以盡人物形狀○

御一

曲盡其意苟因其意而摹之則真畫瞭然在吾目中此子喜之得文公立亭之意且萬物

皆弊文章獨不朽信夫靈齊真人之詞工侈前畫美矣又盡善矣獨有案牆是缺是補以手板縱橫量之得笏之數七十有奇二三君子彈力就之復請畫於予予遠為之計曰一壁中天博博孤立不無震風凌雨之患其火也須壞必欲文公記之可也萬一畫之不存猶幸吾記之尚在後世有述焉記云記云徒

記云乎哉恭遇

聖朝一統輝耀威靈南海諸蕃畢獻方物神人喜躍復見太平敢以此圖為今日貨圖之中有亭榜其亭曰來賓亭之前後樹之以槐號為槐市亭之東西植之以坊一曰悅近一曰懷遠是命坊之名也峰巒奇峭岩石蒼蒼

驛程迢遞其有往來不絕而踵相躡於道者並作南海諸蕃人物之形狀騎象者二人謂之番官番官之下主印者各一人能以金鈎而馴象者四人謂之象奴又名象公一人執捧珍之旗立於左一人執獻琛之旗拱於右○

車二乘而御者四人傘夫二人通事二人甘餘族屬從蹠踝楊間有以織文五彩之布而腰粧者三十六人所獻之寶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通犀文甲翠羽白銀與夫旃檀沉水之香又有珍異殊惟奇靡巧麗世所貴重者

如和氏之璧隋侯之珠石崇珊瑚樹之類或以金為盤銀為缸玻瓈為盆真珠為簾七寶為塔車裝輦載席裹氈包涉海喻嶂于于然而來者業積於亭磷磷爛爛彩色瀨汙交錯亂分不計其目致方貢者必如周官所謂懷

御一

主

御一

主

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人各有職度材而處之誰謂頭目主事者獨有二人從者二人吾觀其人不有兼人之材其可得而專歟若夫環堵之松夾道之柳周袤數十步地遠而望之指畫悅歎眇兮忽兮

有雲山萬里之遙市橋如帶溪水如練加以玉橋朱欄珣琢之巧亭亭峙峙整整齊齊中間狀出查邊趙才五大元帥出將之圖武夫道前騎卒擁後昭光振耀風威刺刺此文神之所以效瀆鬼微祇之靈上報國恩下守此土而福於民者也雖然斯蓋也夫豈有一朝一夕之所能運思為之亦勞矣予雖喜之必欲為文公之記以存其大都焉又何患乎震風凌雨其父且壞後之君子有事於此必讀斯記讀斯記必斯所以存斯蓋存斯盡必斯所以頌

大朝之盛德如天之高如地之厚如日月之光明至於九夷八狄十戎六蠻荒區絕域寰海之外畫入版圖四時職貢奔走而來賓者又非此記此盡之所能記況難之歲中秋之

夜天朗氣清月色如晝有鰲峰山人自記來
賓亭之圖之事刻於靈濟宮

旗龍山神祠記

旗龍山鰲峰之肘翼也有廟曰祈雨王官一日龍門社即巷東靈濟宮王行宮之祠也蓋

自宋宣和之七年歲乙巳夏泊秋不雨嗇夫焦勞嘉毅用虞靡神不舉寧不我聽於是耆老舊人自相告語曰巷東廟有神曰護境感應王捍灾禦難克休於人大矣乞靈不少今旱既大甚牲璧奠瘞之禮其可後爭惟七月○

壬申哉生明齋潔致誠奔走祀事於廟庭丁惟神憫人之不享若響若答須臾雲霧四塞雷電皆至丕降霖雨如注遠望山之南忽見神龍閃閃上有黃旗標揭大書護境感應王五字護境感應王即今之靈濟王舊日之徵號也越三日甲戌乃靈是歲秋大熟稼稻倍收既安汙邪儲峙充美田翁墅老相與止向踏舞拜手稽首莫不忻忻然衍衍然而踊躍冬十一月至日上幸設立壇壝於旗龍山之灣月祭之以報其德後甲子一週作廟有嚴

孔曼且頑水宅厥靈以極終古旗龍名山蓋諸神以旗龍顯跡其始如此曰雨而雨神不棄其聰明衆請於有司故上其號曰祈雨王官一曰龍門社此邑里之長材秀民有忠於

功名者之所願頌也夫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見恆物者皆曰神考之祭法一在祀典今神既能在以旗龍顯跡時雨是甘化荒為穰易沴為和民獲蘇醒厥猷幾載廟食於今餘四百年爾民報事夫誰敢忘而且怠日月

遷邁祠宇頽壞圖像累昧不稱靈明奉祠林

○
卿一
辛

○
椿等蒙神之福既多退思古昔若罔獲承遂謀及鄉人作而興之有櫛於神神享其衷假

寫作字篆隸奇恆初不可曉乃乞作世俗書四六駢駢文章可得而聞謂有人焉孰視之若無覩也時元貞改元正月之吉既成合東

隣西舍之民協力惟和鳩費劖工完舊益新冬十有二月二十四癸亥立春明年節也若翌日甲子工告成請記於予予神也豈敢自眩鬻以媚於人情惟降依茲土永享厥祀壽富安逸人之所願予必從之若夫神之世胄

爵里具載於巷東靈濟宮碑雖百舌可知也予名刻於石於予與何言姑序此以記旗龍山靈濟行祠曰祈雨王官云鰲峰大仙靈濟

真人自序

靈濟賢聖王廟記

靈濟賢聖王廟碑碑者表其功德不忘也神自祥符以來祈禳感應並禱于龍首廟東神勅封三天瓊闕賢聖按察高仙威靈廣濟真人即靈濟之後身也雖在祀典未有詞制紹興年間始分西南北之疆六年甲辰北廟所

○
卿一
辛

○
作孔曼且頑鄉人林東薰其事凡九十八年。

○
元

○
作孔曼且頑鄉人林東薰其事凡九十八年。廟宇幾壞復能振起檀越姓名尚可考以歲月計之今又六十七年矣大德三年二月社前八日奉祠曾琛傅隆等領諸同社持一辨香奔走執事於廟東之庭而祝予曰此廟久廢將欲治之未得吉卜而不敢為予戒之曰吉復求文以誌其碑予不敢辭詞曰

聖朝一統天下太平仙廬佛舍百廢俱興里閭立社神棲以寧歲在淵獻斗柄坤寅將以祀釐祀事孔明顧惟圖像累昧不蠲瓦毀牆

汚風雨飄搖陽然而懼若罔獲承廻稽之衆
乃卜之神豫筮契龜喪短後先虛徐莫斷惟
于是信草昧不處無聲無形安敢銳鬻惑人
之聽念依慈土唯唯何言回平作諫魚頸鳥
晦二月乙丑吉日良辰土工木工是構是經

削額補罅完故益新飾以黝望繪以丹青輔
弼承疑上應四星爾民有為福祿是膺兩階
千羽守衛鄉隣六公珠翠妙舞笙歌雲門九
奏方丈八珍優旃百伎肖貌生獐觀者戒途
車蓋駢聯艾嬉遨笑喜色欣欣工逸事遂予

○誌以文語言鄙俚捧心而顰予其謂誰靈濟

真人龍首廟東事紀碑銘天其賢聖吾身後
托姓於潘絞知其名承佑之嫡固始入閨衣
冠世業嘗舉孝廉節使留侯旌帛蒲輪累徵
不起富貴浮雲卜築鰲峰鑿地為田亭亭皎
皎不耻食羹仙骨不凡學授僕侖龍橋一卷
出青入玄峽江之西飛水沸騰不濡不溺履
空而行駭俗驚世事涉杳冥厭棄器埃以道
自聞朝聞夕死得返吾真一日羽化如蛻之

蟬乾德而後人夢是憑灰孽既祓祭雩協應
于

御一

辛

五穀蕃熟利施於民感休喜秋嘗冬奉祠
制未立合享大庭按察舊額始於紹興作廟
有嚴濯濯厥聲紹定紀元屋壞將頽恢度舊
制功多如前惟賢希聖允獲微稱人上其德
有司俱存神而明之聽一旦專繼自今始聖
可希天伊我靈濟行滿三千兼而有之以配
三靈戊日元吉釋潔椒馨民亦勞止實獲我
心刻誌於石千古有經靖惟恢惟非人不因
尚奠宣封八字輝榮拜手稽首

○天子萬年

司農社角廟記

耕夏耘秋收冬斂終歲勤動靡有寧日天門
萬里孰爲子之遠慮而乞憐者乎長房何人
敢爲驅役鵠之靈不免填河之畫龜之靈不
免支牀之苦鷄何爲不鳴犬何爲不吠牛何
爲而喘馬何爲而困如子之責難矣哉信欲

望豚蹄盂酒之爲私祀者其可得乎然雖如
是農必不以水旱而不耕子司農職也安得
居樂其業何必沽名釣譽爲世俗態自今以
始歲其有則祀事孔明何止百世將與天地
相爲悠久子矜子能榜其額曰司農社角之

○廟若夫廟之始自五福岩而遷於此亦有年
矣其重修歲月則題與可信故不及贅據提

格之天臘節後二日鰲峰山人作

司稼旗龍山翁廟記

公姓翁諱承贊福唐王融之遺民也唐乾寧

之四年中宏詞科官極高品五季之亂豪傑
分割國危政亂風敗俗澆公迺棄妻子捨墳
墓埋光鏟采不效時趙北遊白鹿歷高踰險
卜築於鰲峰之半曰旗龍山平坦廣衍得幽
水清流而遂其志閩王王氏幣帛以迎不屈

御一

壬

仕之永隆間王氏兄弟閱墻內變潰兵星散

奔竄於山林之東間公高節過門不入昔天

福間唐兵南討鄉之父老恐變爲虜請唐師

勦除之公具唐衣冠謁見二王今之靈濟真人也王後辟以幕職公不願祿鑿山爲田自

畊自種年豐穀美春給隣未之不足者仁人

用心萬口是碑天福八年一日忽有流星墜於居廬之側公自知祿滿得鄉人共祀公之

香煙以其自耕自種之田施於合山常住永

爲追修與靈濟二王守此土公得配食任司

稼之責主掌而腸管護牛畜蒞事以來終始

惟勤歷年既久相宇傾頽更而新之鄉之父

老力也至於風雨順時五穀豐登孳畜生聚

鷺犬相聞此則父老之所以獲麻庇於公者

非一日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良婦貞其

誰使之然而然者公其鄭子真嚴君平之徒

歟公神也請記於予予敢述公之履歷以示

後人大德二年十月臘日鰲峰老人徐

子記

徐仙翰藻卷之二

鄉二

團本堂記

維歲大獻淵修禊之夕鄉人某持一瓣香祝

於予曰牛馬走所居先人之敝廬已七八十

年矣舊有板額曰延慶堂塵埃厭棄未甚光

彩意欲更新之竟弗克就於嘉其有此先志

以成其美乃命左右灑磨川墨一硯剪茅為

筆一氣作之字大如斗曰團春夫團春者大

地之間物物皆春也蠹者勤蟄者啓勾者萌

甲者折自充自盈自生自成是誰使其然而

○然也予亦知其所以爲春之意否某曰唯退

而省其私如未有所獲復樞衣而進曰愚不

敏請事斯語曰物之所以爲春者有天地焉

人生天地間不過一物耳春之於物春且不

知其所以爲春况於人乎吁固哉子之言惑

矣復坐吾語汝夫天地之所以爲春此春也

人之所以爲春者亦此春也豈外物而求春

所謂春耶何者天地之所以爲春者其爲氣

也融和其爲情也明媚其爲氣也含養覆護

而已物之所以得爲春者職此之由苟或赫

也

今日至來日來日至後日無日不春自今

然而有酷烈之氣是爲夏也非春也蕭蕭然有淒清之情是秋也非春也凜凜然有嚴切急迫之意是冬也非春也既非春也何有於物哉惟人亦然子其知之父父子子夫夫婦

婦兄兄弟弟人之大倫也必先以孝慈友愛

輯穆和遜為根本惟其本固根深一旦春風

鼓之動之其爲枝也脩而長其爲葉也暢而茂其爲華也秀而實不然雖有春雨時灌

之日日溉之無益也然則根本之於人可不

加之以封植之功任之以培養之勤庶亦可

○以異其有立子章子能以此意推之使同室

之和一團是爲不春之春與天地同乎其春

何患其不克不盈不生不成也某既承斯語

頓覺神悟懷其文而歸亟索筆書之指令家

人措置一觴一味設席於團春之堂少長圍

坐各有次序相醉相勸且飲且輶某將醉未

醉之頃呼童取水盥漱以文讀之且作嘔啞

之聲使家人聽之復拊蹕而揚言曰吾雖未

醉幸而諸事不芥蒂吾心信乎今日之得春

也今日至來日來日至後日無日不春自今